



上图：驻阿富汗美军。

斯汀都是天主教徒，两人经常一起参加礼拜。2010年，已是驻伊美军司令的奥斯汀正式认识时任副总统拜登，后者不仅听取其思路清晰、有简有详的汇报，更实地探察伊拉克安全形势，对奥斯汀的镇定从容印象深刻。

2016年4月，奥斯汀在中央司令任内以四星上将退休，然后一头扎进军工巨头雷神公司董事会，后又当上全美最大医院运营商之一——泰尼特保健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可谓“一头夺命，一头救命”。

外界普遍分析，拜登施政的一大预期的情景将是依赖联盟体系、外交制衡、经济竞争等手段保持美国主导地位，但不等于依托强大军

力维护“美式秩序”的传统被抛弃。尤其亚太方向，美国仍将利用朝核危机、南海问题等热点因素积极军事布势。奥斯汀可能延续前任继续强化亚太驻军的工作，但不是简单的增兵，而是发挥信息化技术优势，推动各军兵种编制装备改革，以“分散性、持久性、灵活性军事存在”遏制中国等战略对手，应对“大国竞争”背景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。

但正如奥斯汀所强调的，与“对手”打交道是多元的。他的老战友、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·布朗就提到，比起总跟解放军发生摩擦的美国海空军，美国倒是没怎么跟中国陆军闹矛盾，这就是美国陆军的“特色”，“能找到与中国军队之间的

共同点，以便平心静气地就分歧会谈，如果你把重点仅仅放在分歧上，就会导致冲突，如果相反，则会产生合作”。事实上，哪怕是过去十年特朗普攻击中国最甚，中美陆军就进行了多次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交流训练，布朗曾告诉美国兰德公司防务分析师德里克·格罗斯曼：

“竞争并不一定酿成冲突，任何有理智的人难道会想要（美国）与中国发生战争吗？这会是丧失理智的行动，会毁掉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。”顺便说一句，布朗是奥斯汀在伊拉克的老战友，两人私下里都互为知己，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位“收尾将军”的后续施政“且行且观之”。